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祭禮

文公曰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  
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  
中

天地合祭於南郊及太祖不別立廟室千五六百  
年無人整理

文公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內致薦用深衣幅  
巾薦畢反喪服哭奠子則至痛  
謁先聖焚香不是古禮拜進將捻香不當稽首只

直上拈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伊川時祭上至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一位  
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  
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合祭之疑  
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

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却說得好

紙錢起於唐玄宗時王璵蓋古人用玉幣後來易

以錢幣無許多錢來埋得故璵作紙錢易之

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傳是言唯顏

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之而國

初言禮者乃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

知紙錢紙衣有何間別

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如

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如此類只得

不寫若向尊長則寫

又問溫公所作主牌甚大闊四尺厚五寸二分不

知大小當如何為是曰便是溫公錯了却本荀

勗禮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一篇荀勗禮乃是

云闊四寸厚五分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

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八分為

一句

問祭祖先士庶當祭幾代曰古禮一代一廟其禮

甚多今於禮制大段虧缺而士庶皆無廟但温  
公禮祭三代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  
無廟又於禮煞缺祭四代亦無害

問東坡小宗之說如何曰便是祭四代盖自己成  
一代說起

陳仲蔚問郵表畷不知為何神曰却不曾子細考  
東坡以為猶如戲 又問中霤是何處曰古人  
居土屋中間開一天窻此中霤後人易而為屋  
不忘古制相承亦有中霤之名但當於室中祭  
之 問蜡與臘如何曰臘自是臘蜡自是蜡黃  
義剛曰臘之名至秦方有

中庸二昭二穆以次而南如何曰太祖居中坐  
北而向南昭穆以次而出向南某人之說如此  
乃是如疏中謂太祖居中昭穆左右分去列作  
若天子七廟恐太長闊又曰大率論廟制  
說之說頗是

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廟今人家無  
東西廟某家每常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  
但正位三獻畢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  
事從祀然

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只是人子不死  
其親之意

問先生之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不能辨古之家廟甚闊所謂寢不踰廟是也又問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又問禘祭考妣之位如何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甫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不順彼蓋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三執以為是斷不可回

古人祭酒於地饗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撤去

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

堂階下作兩條路子五祀雖是分四時祭然出

行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子於

門前亦以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推車

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之義

符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

問此神曰神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間皆神

若說五祀無神則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道理

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

其先此是禮分當如此否曰如夫子是天地之主便祭得天地若其他人與他不相關後祭箇甚麼

問而今人燒香拜天之類恐也不是曰天只在我更禱告箇甚麼一身之中凡所運動莫不是天一身自在天裏行如魚在水裏滿肚裏都是水其嘗見人家設醮最可笑豈有斟一盞酒盛兩箇餅便要享上帝且說有此理無此理其在南康祈雨每日例去天慶觀燒香某說且慢而今看有箇人不經州縣後便去天子那裏下狀時你嫌他不嫌他你須捉他來打不合越訴而今

祈雨却如何不祭境內山川如何便去告上帝漢祭河用御龍御馬皆以木為之此已是用紙錢之漸

溫公儀謂以香代蕤蕭揚子直不用以為香只佛家之說用之

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

出儀禮

文公曰夫祭妻亦當拜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否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皆由乎人矣鬼神本是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事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

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脉貫通  
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氣不相關  
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  
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  
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生他他之氣便總統在  
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府君夫人之稱漢人理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  
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曰家所  
神主沙隨謂以所宜木刻為之其謂但以所宜木  
為主如世俗之神樹以木名如櫟社枌榆社之  
類

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丘陵原隰之神  
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底是社即土神又問社  
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

問俗節之祭韓魏公處得好語也其家依之  
但七月十五用浮屠說素饌奉其不用初九  
廢俗節其問公於端午須喫糕重陽有飲美酒  
酒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如今祀天地山川之神塑像以祭極無義理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天即帝帝即天却分祭何也曰為壇而祭故謂  
天之帝

文公考亭新書院告成明日欲祀先聖先師古有  
樂之禮約而易行遂檢五禮新書令諸生具  
要以呈文公終日董役夜歸而與諸生斟酌  
禮儀雞鳴起平明往書院廳事未備就講堂行  
禮宣聖像居中充國公顏氏邠侯曾氏沂水侯  
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各設位牌濟溪  
周先生東二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  
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橫  
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曰從祀亦紙牌  
並設冷也祭儀別錄况文別錄文公為獻官  
葉賀儀禮考卷之九黃直烈徐居父分奠游子蒙替

之掌儀堂狹地潤頗有失儀但獻官極其誠敬  
如或享之鄰里無長幼偕來陪拜禮畢文公揖  
賓坐賓再起請文公就中位開講文公以座中  
多年老不敢居中位再辭不獲諸生復請遂就  
位說為學之要午飯後集賓飲至暮而散

李朱  
婚禮冠禮附  
文公曰

司馬禮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即出不先見妻父  
母者以婦未見舅姑也是古禮如此伊川却教  
拜了入堂拜大男小女這却不是伊川云婿  
迎婦既至即揖入內次日見舅姑三日而廟見  
是古禮司馬禮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這又不



是古人初未成婦次日方見舅姑蓋先得於夫  
方可見舅姑到兩三月得舅姑意了方令見祖  
廟某思量今亦不能三月之久亦須第二日見  
舅姑第三日見廟乃安 親迎之禮如妻家遠  
就近處設一館却就彼迎歸家成禮  
李堯卿問姑舅之子為婚文公曰據律不許然自  
仁宗之女嫁李璋家乃是姑舅之子故歐陽公  
曰公私皆已通行又如魯與宋為世昏後又與  
齊世為昏其皆有姑舅之子者從古亦然只怕  
位行不是 親迎之禮伊川之說為是近則迎於其門遠則迎

於其館

問冠儀文公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子拜  
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見母亦如此重成  
人也尋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之禮雖兄  
亦還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

喪葬

改葬總鄭玄以為終總之月而除服王肅以為葬  
畢便除如何曰今不可攷禮疑從厚當如鄭氏  
王肅以為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又  
矣何得虞乎曰今亦不可攷看來也須反哭於  
廟鄭氏以為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總三月

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而除

或問改葬曰須告廟而後告墓乃啓墓以葬葬畢奠而歸又告廟哭而後畢事亦穩當行葬而不必出主祭告時却出主於寢

古人君臣之際君服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嘗親臨自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却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以壽皇眷之如此隆至其死亦不親臨如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往弔今來一向不如此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

思起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向姨母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為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

也

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文公曰禮為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其申心喪若所生父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文公曰固是又問先儒爭

濮議事文公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合稱皇考者

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  
若拜而後稽顙則今常用之拜也

聖人之心如四時然其變也有漸且如古者喪服  
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去不似今人直  
到服滿一頓除脫便衣華采也

問服制曰唐時漆那服制漆得也有差異處且如  
親叔伯是菴堂叔伯便是大功乃便降為小功  
不知是怎生地

舅於甥之妻有服妻於夫之舅無服也是怪蓋舅  
是從父身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從夫身上推  
將來故狹

周禮載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  
量耳觀季孫思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  
則是孔子方思量得到周公思未到也

李堯卿曰荆婦有所生母無家養百歲後歸附於  
婦家之塋如何曰亦可又問神主歸於婦家則  
婦家陵替欲祀之於家之別室如何文公曰不  
便址人風俗如此上谷郡君謂伊川曰今日為  
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是亦祀其外家也然  
無禮經

總如今之髻巾括髮是束髮為髻鄭氏儀禮注及  
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云如著慘頭

然所謂摻頭何也曰即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  
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婦  
人有經亦只是大麻紮作一環子耳

朝祖時祖亦合有奠温公書儀斬齊衰皆用古制  
而功總又却不用古制此却可擬古者五服皆  
用麻但布有差等皆有冠經但功總之經差小  
耳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襴惟斬用不得  
問今之墨纓可便於出入而不合於禮經如何曰  
若能不出則不服之亦好但要出外幹事只得  
服之喪服四制說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  
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

後行者面垢而已蓋惟天子諸侯始得全什其  
禮庶人皆是自執事不得伸其禮矣

陳堯卿問夫婦合葬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時只  
存東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陳堯卿曰地  
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文公曰祭時以西為  
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居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祭  
奠虛上一片板不受業謂不致作業耳古人  
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  
樂章周禮有司樂者謂此業也

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志非

禮大功須如麻布精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如布者古者布帛精粗皆有數所製者不中數不鬻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自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耳

椰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須厚七八寸許辟濕氣免水浸樹根椰裏用石灰又以篩過細沙相雜灰與沙相乳入其堅如石

今人呼墓前地為明堂嘗見伊川集中書為券臺不曉所以南軒欲改之某云不可且留着後見唐人文字中言某朝改券臺為券臺

問居喪尊長強之以酒當如何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至沉醉食已復初可也又問座中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

文公母夫人忌日着滲墨布衫其中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

喪禮只二十五箇月是月禫徒月樂

君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之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

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衰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喪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其長杖其下不杖可知學者又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子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吊服之上麻謂經也

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言凡遇功總之喪皆蔬

食終其月此可為法又言生布加礮治者為功自古有大宗無子則小宗之子為之後這道理又却重只得安於伯叔父母而不可安於所生父母喪服則為後父母服三年所生父母只齊衰不杖朞

文公殯其長子諸生具香燭之奠文公留寒泉菴殯所受弔文公望見客至必涕泣遠接之客去遠送之時就菴西間掘地深二尺闊四尺內以大磚鋪砌用石灰數重糊塗之棺下及外用土磚夾甃唯謹將下棺以食五味奠亡者次子以下皆拜諸客拜奠次子代主人答拜

官制財賦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為名其實却是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其意蓋欲陰察之也或謂總領之職自可併歸漕司文公曰財賦散在諸路漕司却呼吸不來亦如坑冶須是創立都大提點方呼吸得聚

所在上供銀皆分配諸縣獨建寧因吳公路作憲筭就鹽綱上納雖是筭在鹽綱上中間依舊科敷諸縣甚者至科民間買納後沈公雅來却檢

會前時行下旨揮逐罷買上供銀

祖宗立法催科只至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任自曾恐相仲欽名懷為戶部時便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舊法貶責人若是庶官亦須帶別駕或司馬無有帶階者今呂子約却是帶階官安置

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為某官某觀使者皆大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議官亦為監當者如監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

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  
創為官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  
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  
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  
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問僕射名義文公曰舊云秦時置僕射官專主射  
恐不然禮曰僕人師扶左射人師扶右即周官  
大僕之職君薨以是舉其名蓋起於此以其朝  
夕親近人主後世承誤輒失其真遂以為宰相  
號

問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訟無情理

者不必判先減書鋪及勒供罪狀不得告許之  
類葉子昂謂稅只約民間逐限納錢上州縣不  
留錢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蠟反童貫討之亨伯  
為隨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輕制使  
患軍用不足創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  
其利然立此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  
不改至紹興四年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  
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行民間印典賣契多故  
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為例立額至次年大  
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朝廷亦



知之因仍至今亨伯創此時其兄弟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唐藩鎮權重為朝廷之患今日州郡權輕却不能生事又却無以制盜賊或曰此亦緣介甫刮刷州縣太甚文公曰也不專是介甫且如那仁宗時淮南盜賊發晁仲約知高郵軍反以金帛牛酒使人買覓他去富鄭公欲誅其人范文正公謂他既無錢又無兵却教他將甚麼去殺賊得他和解得去不殘破州郡亦自好只是介父後來又甚州郡禁軍有闕額處都不補錢糧盡欲

解發歸朝廷謂之封樁闕額禁軍錢係提刑司管

宮中有內尚書主文字文字皆過他處天子亦頗禮之或賜之坐不係嬪御亦掌印璽多代御批行出底文字只到三省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門下即下尚書省尚書省但主書填奉行而已故中書之權獨重及本朝亦最重中書蓋以造命可否進退皆由之也門下雖有繳駁依舊經由中書故中書權獨重及神宗朝做唐六典三省皆依此制

而事多稽滯故自渡江以來故事皆歸一獨諸  
司吏曹二十四曹依舊分頭各屬三省吏人自  
分所屬而其上之綱領則不分也如有除授則  
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中書吏人做  
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尚書書行  
給舍繳駁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僉  
押舊時三省事各自白不相侵越不相關知中  
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  
理會門下事

舊制門下省有侍郎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  
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朝除去侍中中書令

只是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  
中書侍郎四員為叅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  
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  
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輩居是選及改為  
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  
前

趙表之一生做文官纔到封王安定郡主使用換  
武文官不可封王須用武官耶文今宗正須  
以宗室武官為之文官也只得得世間一樣愚  
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王不易之法  
神宗所改官制舊制允通判太守出去皆帶吏部

員外郎吏部郎中其見居職者則加以判流內  
銓豈有吏部官而可帶出治州郡者故神宗朝  
皆改為諸郎如朝奉郎朝散郎朝奉大夫朝散  
大夫之類所以朝散郎以下謂之員郎蓋本員  
外郎之資叙自朝奉大夫方謂之正郎蓋吏部  
郎中資叙也通判員郎知州是正郎朝散郎朝  
奉大夫之類有二十四階分為三等每等八階  
以別異雜流有出身無出身人故有前行中行  
後行三行皆有員外郎

問知縣通判知州資叙曰在法做兩任知縣有關  
陞狀方得做通判兩任通判有關陞狀方得為

知州兩任知州有關陞方得為提刑又有一節  
方得為轉運今仕宦者欲免州縣之勞皆經營  
六院既為六院便可經營寺監簿丞為寺監簿  
丞出來便可得州郡他又不肯作郡便欲經營  
郎官郎官非作郡不得除故又經營權郎官却  
自權郎經營卿監長貳則已在正郎官之右矣  
又如法中非作縣不得作郡故不作縣者必經  
營臨安倅既為此倅則必得郡更不復問先曾  
為縣否也人君深居九重安知外面多曲折宰  
相雖知又苟且應副親舊若人君得知須與除  
去這般體列苟不作縣雖為臨安倅亦不免便

權卿監苟不作郡定不得除郎為卿監者亦須已作郡人方得做不得以寺監丞簿等官權之則人無僥倖之心矣只緣當初立法不肯公心明白留得這般掩頭藏倖底路徑所以使人趨之嘗記歐公說舊制觀文殿學士壓資政殿學士後來改觀文兩學士都壓資政殿學士初議者見任者難為改動歐公以為此不難已任者勿改而自今除者始可也以今觀之何須如此將見任者改定又何妨不過寫換數字而已而當時疑慮顧忌如此只緣自來立法建事不肯光明正大只是委曲回護其弊至於今日略欲

觸動一事則議者紛然以為壞祖宗法故當時神宗憤然欲一新之要改者便改至孝宗亦然但又傷於太銳欠商量

李文靖公為相嚴毅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傑趺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以及發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見識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公呂文穆公皆如此不害為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

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是賢那箇是  
不肖此兩言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  
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  
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材之衆可人人牢  
籠之耶

唐之僕射即今之特進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一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古今事類

蔡京在政府問人才於族子蔡子應端明之孫以

張直柔對甯時注擬令子應招之授以門館張

至以師禮自尊一日教其子弟學走子弟云從

來先生教某門慢行今習走何也張云乃翁作

相又敗壞天下相次盜起先殺汝家人惟善走

者可脫何得不習家人以為心風白京京愀然

曰此人非病風召與語問所以扶救今日之道

及人才可用者張遂言龜山諸人姓名自是京

父子始知有楊先生姓名

問橫渠觀驢鳴如何文公曰不知他底死着許多氣力鳴做甚麼良父却云也只是天理流行不能自己

鄒志完曰道鄉先生嘗赴貶所到某州劉元承為太守舟人覆云若載鄒正言不敢取一文錢劉遂捷之元承當蔡京用事時熬做好官

橫浦語錄載張子韶戒殺不食鱗高抑崇相對故食之龜山云子韶不殺抑崇故殺不可抑崇退龜山問子韶周公何如人對曰仁人曰周公驅猛獸放龍蛇滅國者五十何嘗不殺亦去不仁

以行其仁耳文公曰此特見其非不殺且猶有未盡須知上古聖人制為網罟佃漁食禽獸之肉但君子遠庖厨不暴殄天物須如此說方切事情

秦檜初罷相出在某處與客握手夜話庭中客偶及富公事秦忽掉手入內容莫知其故久之方出再三謝客云荷見教客亦莫知所謂扣問乃答云處相位元來是不當起去是渠悔出偶投其機故發露如此趙丞相初亦不喜之及其再入舍然若無能趙便喜其收斂不做一聲遂一向不疑之亦不知其如此胡康侯全不見得後

來事亦是知人不明又云秦檜之是有骨力措  
其用之錯或問他何故不就攻戰上做文公曰  
他是見得這一邊難成功兼秦得之高宗意向  
亦決不為戰討客謂富公孫直秦檜出則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于宋慶元三年  
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文公是年正旦書於  
藏書閣下東楹

張以道問向在黃巖見顏魯公的派孫因事到官  
持魯公告勅五七通來皆魯公親書以黃紙為  
之此義如何曰魯公以能書名當因自取書之  
只用印文亦不足疑本朝蔡君謨封贈其祖告

勅亦自書之蓋其以字名人亦樂令其自寫也  
王介甫嘗作一篇兵論在書院中硯下是時已參  
政劉貢父見之值客直入書院見其文遂言庶  
官見執政不應直入書院且出少頃廳上相見  
王問劉近作劉遂將適間之文意換了言語答  
他王大不樂退而碎其文王蓋謂我說之不奇  
故如此然江西人好拗  
張子韶人物甚偉在高宗時除講筵嘗有所奏陳  
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臣時  
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上云亦只是箇誠  
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問張奏云

只此便是不誠時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盡言  
張侍郎一生學佛此是用老禪機鋒

晉元帝祖逃越河所向震動王導便戴若思監其  
軍遂無成矣紹興初岳飛軍已向汴都秦檜從  
中制之又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招徠羣盜數  
百萬使一舉而取河北數郡當時事即可整頓  
乃為汪黃二相所制快快而死京師之人莫不  
號慟於是群盜四出為山東淮南劇賊  
文公病足卧息書樓下吟詠古栢行三數遍葉味  
道侍立文公云偶看中與小記載勾龍如淵入  
爭和議時言語若果有此言如何夾持前進以

取中原最可恨者初來魏公既已勉車駕到建  
康當紹興七年時金主已篡高慶裔粘罕相繼  
或誅或死劉豫見疑於金二子又大敗而歸北  
方更無南向意如何魏公纔因呂祉見黜趙丞  
相忽然一旦發回蹕臨安之議一坐定着竟不  
能動不知其意是如何因太息久之云為大臣  
誤國一至於此自今觀之大為可恨若在建康  
則與中原氣勢相接北面顧瞻則宗廟父兄生  
靈塗炭莫不在目雖欲自己已有不能自己者惟  
是轉臨安南北聲迹寢遠上下宴安都不覺得  
外面事事變之來皆不及知此最利害方建康



未回蹕時胡文定公方被召泇江而下將至開  
車駕已還臨安遂稱疾轉去看來若不在建康  
也是徒然出來做得甚事是時有陳無玷者字  
筠叟在荆鄂間為守聞得車駕還臨安即令人  
齎錢酒之屬往接胡文定吏人云胡給事赴召  
去多日兼江面闊船多如何去尋得守云江面  
雖闊都是下船你但望見有逆水上來底船便  
是胡給事船已而果然當時講和本意上不曾  
宗社下不為生靈中不為息兵待時只是怯  
為苟歲月計從頭到尾大事小事無一件措  
得是當然到今日所以長久安寧者全是宗

之靈看當時措置可驚可笑

文公因言陳同父上書乞遷都建康而曰黃帝披  
山通道未嘗寧居古之人何嘗要安居今宮室  
臺榭妃嬪媵嬙之盛如此如何動得初高宗本  
遷都建康了却是趙忠簡打疊歸來蓋初間金  
人入寇羣臣勸請高宗避之忠簡力勸得高宗  
躬往撫師行至平江而止繼而淮上諸將相繼  
獻捷趙公得人望正在此時已而欲返臨安適  
張魏公來遂堅勸高宗徑往建康及淮師失律  
趙公荒窘急勸請高宗移歸臨安自此遂不復  
動矣看趙忠簡後來也無奈何其勢只與金人

講和是時已遣王倫以二十事使金約不稱臣以濁河為界此便是講和了後來秦檜力排趙公遂以不肯講和之罪歸之使萬世之下趙公得令其名者乃檜力也

施全刺秦檜或謂岳侯舊卒非是蓋舉世無忠義這些正義忽然自他身上發出來秦檜引問之曰你莫是心風否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金人你獨不肯殺金人我便要殺你

文公傷時世之不可為因歎曰忠臣殺身不足以存國讒人構禍無罪就死後人徒為之悲痛奈何劉莘老死亦不明今其行狀似云死後木匣

取其首或云服藥皆無可考國史此事是先君修止云劉摯梁燾相繼死嶺表天下至今哀之靖康之禍使元城了翁諸人在亦了不得伯謨亦心腹潰了

某嘗謂士大夫不能盡忠言於壽皇真為自負蓋壽皇儘受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耳

坡公作溫公神道碑叙事甚略其作富公碑甚詳溫公是他已為行狀若富公則異是富公在朝不甚喜坡公其子弟求為此文恐未必得而坡銳然許之自今觀之蓋坡公欲得此為一題目

以發明已意耳其首論富公使北事豈苟然哉  
蓋坡公因熙寧元豐間用得兵來狼狽故假此  
說以發明其議論爾又曰富公使北之策自知  
其下但當時無人承當故不得已而為之耳非  
其志也使其道得行如所謂選擇監司等事一  
一舉行則內治既強遠人自服有不待於此矣  
今乃增幣通和非正甚矣

魯叔問溫公夢時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吊如何  
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吊而國家事體又重  
則不吊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蘇東坡  
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且如

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總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  
不哭這箇自是一脚長一脚短以其觀之是伊  
川有些過處所謂三揖而進一筵而退不成道  
辭亦當三又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  
是恁地稱停不得

問靖康之禍若得如前輩之賢者一兩人莫可主  
張否文公曰也難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使當時  
早用其言也須救得一半這說得極公道  
歲旱時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侍劉  
恭甫奏云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  
近如此若他事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

詩經卷十一  
七  
陛下深加聖慮則天下幸甚恭甫斯語頗得大臣之體云北國對不至結意也天人

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機則恐不逮秦公張子功以為不然且曰燾在都司日忠簡為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僚屬允有關白默無一言退而屬諸吏事出皆吏輩所為而非復前之所擬矣

孝宗晚年來極為和易某因奏對言檢旱事天語云檢放之弊惟在於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

得其要領又言經總制錢則曰聞之巧為名色以取之於民其於天下事極為諳悉

因論西夏事曰當時事不可曉看來韓范亦無素定基本只是逐旋做去且如當時覆軍殺將這下方且失利他之勢甚張忽然自來納款求和這全不可曉後來不久元昊遂死不知他死數年又有甚姦謀大未可知且如當時朝廷必欲他稱臣遂使契丹號令之契丹方自以為功朝廷亦未有所處又却二國自相侵陵不爾則當時又須費力大抵西人勇健喜鬪三五年必一次為邊害本朝韓范張魏公諸人皆只是一

箇秀才於這般事也不大段會只是被他忠義  
正當故做得恁地

孝宗甚英武劉共甫奏事便殿嘗見一偶馬在殿  
庭間問王公明公明曰上萬機之暇即跨之次  
習騎射故也

何一之萬少年習著數論其間有一說云是今朝  
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議主於安  
靜允有建明皆以生事目之馴致後來天下弊  
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在仁宗朝是甚次第時  
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得英宗即位已  
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

以當時謚之曰英及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  
更新然天下事難得恰好又撞着介甫來承當  
所以如此作壞文公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  
亂後來又都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將去亦無  
緣治安

神宗理會得文字極喜陳殿院師錫之文章於太  
學中取其程文閱之每得則貯以錦囊及殿試  
編排卷子奏御時神宗疑非師錫之文從頭閱  
至中間見一卷子曰此必陳師錫之文也寘之  
第三已而果然

問初本朝建國可以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

中者以重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  
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  
又關中之山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  
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及本朝則自橫  
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河山之固與吾共之反  
據高以臨我是以不可都也至神宗銳意欲取  
橫山蓋得橫山則可據高以臨彼然取橫山之  
要又在永洛故永洛之城夏人以死爭之我師  
大敗時神宗聞喪師大慟聖躬由是不豫又  
曰方神宗初即位富鄭公為相問為治之要鄭  
曰須是二十年不說着用兵二字此一句便與

神宗意不合已而擢用介甫首以用兵等說稱  
上旨君臣相得驩甚時建昌軍司戶姓某上平  
戎策介甫力薦之初為秦鳳路經略司幾宜後  
為通遠軍一戰而復熙河捷書聞上大嘉解白  
玉帶以賜介甫賞其知人又加為龍圖閣待制  
以為熙河帥紐於一勝之後廟論一意主於用  
兵三敗至於永洛極矣永洛之敗徐禧死之禧  
師川之父魯直之妹夫也

范文正為開封府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  
速次序曰某為契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  
是而為私意頗在丞相呂夷簡夷簡不樂由是

落職出之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  
元昊方犯邊乃以范為經略西事公亦樂為之  
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  
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碑有  
驩然相忘得戮力平賊之語公之子堯夫不以  
為然乃刊去之歐公聞之甚不樂也范公平日  
宵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既為呂公  
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  
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  
規模廣狹與乃公不能無間  
熙寧三舍法李定所定崇觀三舍法蔡京所定胡

德輝瑗嘗作學記謂學者所以學為忠孝也今  
欲訓天下士以忠孝而學校之制乃出於不忠  
不孝之人不亦難乎

問龜山出處曰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  
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有甚人才應  
之愕然曰天下人才盡在太師陶鑄某何人敢  
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  
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  
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翥柔  
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  
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

言金卷十一  
十一  
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龜山自此方有召命柔直後守南劍設方略以拒范汝為全活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花梳雜碎之物不可勝數使者莫測其意後過南劍老稚迎拜者相屬于道柔直一一拊勞之且以所置物分惠至今廟食郡中柔直與李丞相伯紀厚善其卒也丞相以詩哭之云中原未問恢復云何喪斯人

羅秘丞日錄云柔直嘗知鼎州秘丞罷舒州士曹避地於鄉之石牛寨與之素昧平生時方道便柔直入湖南乃寄詩存問云昔聞避世門金馬

何事標名寨石牛千里重湖方鼎沸可能同上岳陽樓則其汲汲人物之意亦可見矣

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恣行標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玷者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鍾聲則人執以出後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將肆縱橫之狀即命擊鍾邑人聞之如其戒以出師徒見其戈矛森列不虞有備相顧失色整師而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渡江初一番講和金人以河南之地歸我未幾敗盟大舉入寇秦檜知大恐問朝士計策張巨山嶽微誦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檜異之獨留巨山問適問之語巨山曰天下之事各隨時節不可執泥曩者相公與金和者時當講和也今金人輒敗盟則曲在彼我不得不應亦時當如此耳因為畫策召諸將為攻戰之計秦大喜即命巨山為奏藁倉卒不子細起頭有句云伊尹告成湯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遂急書進呈會之又喜遂播天下決策用兵已而劉信叔穎昌大捷金人遂退檜復專其功又大喜亟擢用巨山至中書舍人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一聯云成湯為太甲宣聖作周任又建寧范汝為猖獗士

人如歐陽穎士施逵吳琮皆從之又有陸堂謝尚有鄉曲之譽賊言使二人來招我等降矣朝廷遣之賊拘繫久之遂為賊用賊破歐吳皆誅死陸謝施逵以檻車送行在至中途逵謂二人曰吾輩至必死曷若自我逵乃令人為藥三丸大小形色一同一乃無毒者逵先取服之餘二人服即死逵至行在歸罪二人理官無所考證從未減但編置湖南中途又逃去或為行者或為典庫藏後望淮去杜走降金改名宜生登偽科擢用甚峻逆亮犯淮時猶為之奉使此來時邵武黃尚書通老為館伴黃幼與施同筆研雅

相好至是不欲見其人以疾辭遂改命張子公  
宜生猶問子公通老安在子公以實對欲扣虜  
中事不可得時因登六和塔子公領客宜生先  
登亟問之曰奉使得無首丘之念乎宜生曰必  
來言方終而介使繼至宜生色為之變既歸即  
為金所誅

逆亮臨江朝臣震怖各津遣其家屬他走亮退家  
在都城者惟左丞相陳公康伯起居郎黃公中  
二人而已時高宗懲維揚之禍故百官搬家者  
皆不同

戴少望云洪景盧楊廷秀舉配享俱出可以無黨

曰不然要無黨須是分別得君子小人分明某  
嘗謂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做一邊非底做一  
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  
即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家則分別一  
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  
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  
若其不分黑白不辯是非而猥曰無黨是大亂  
之道也

今之學規非胡安定先生所定者自仁宗皇帝置  
州縣學取湖學規矩頒行之湖學之規必有義  
理不如是之陋也如第一條謗訕朝廷之類其

出於蔡京行舍法之時有所改易乎當時如節  
孝先生為楚州教官乃罷之而易其黨大抵由  
本朝經王氏及蔡京用事後舊章蕩然可勝歎  
哉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一

晦菴先生語錄類要卷第十二

勉齋黃先生門人括蒼葉士龍編次

政術

文公曰主簿之職亦大有事縣中許多簿書皆當  
管其向為同安簿許多賦稅出入之簿其逐日  
點對僉押以免吏人作弊

文公一日與諸生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  
有旁通簿逐日公事開項逐一了即勾之未了  
須理會教了方不廢事

理却是心之骨這骨子不端正少間萬事一齊都  
差了如一箇印判得不端正看印在甚麼所在

千箇萬箇都啗斜

在法屬官自合每日到某廳共理會事如有不至者有罪這般法意是少好某嘗說作縣訟牒頗多自有箇處置每聽詞狀集屬官都來列位於廳上看有多少均分與之各自判去到着到時亦復如此若是眼前易事亦各自斷去若有可疑等事便留在集衆輕重斷去無有不當則獄訟如何會壅滯此非獨長官省事而屬官亦各欲自效兼是初官如簿尉使之決獄聽訟亦是教誨之意也

某在漳州豐憲送下狀如雨初亦隨事斷幾件後

覺多了恐被他壓倒了於是措置幾隻厨子在廳上分了頭項送下訟來即與上簿合索案底自入一厨入案已足自入一厨一日集諸同官各分幾件去定奪只於廳兩邊設幕次令逐項叙來歷末後擬判候食時只就郡厨辦數味食同坐食訖即逐人以所定事較量初間定得幾箇來自去做文章不說着事情某不免先為畫一樣子云某官今承受提刑司判下狀係某事一甲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乙家於某年某月某日有甚干照計幾項逐項次第寫令分明一甲家如何因甚麼事爭起到官

乙家又如何來解釋互論甲家又如何供對已  
前事分明了一某年某月某日如何判一某年  
某月某日某家於某官訴某官又如何斷以後  
幾經番訴並畫一寫出後面却點對以前所斷  
當否或有未盡情節擬判在後如此了却把來  
看中間有擬得是底並依其所擬斷決合追人  
便追人若不消追人便只依其所擬申提刑司  
去有擬得未是底或大事可疑却合衆商量如  
此則事都了亦無壅滯

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不可無術以防之要在  
嚴立程限他限日到自然苦苦要索不得做守

令有可以白干沉滯底事便是無頭腦須逐  
上簿逐事要了始得某為守一日詞訟一日着  
到合是第九日詞訟某却罷了此日詞訟明日  
是休日今日便刷起一旬之內有未了事一齊  
都要了大抵做事須是令自家常閑吏胥常忙  
方得若自家被他文字來叢了討頭不見吏胥  
便來作弊做官須是立紀綱紀綱既立都自無  
事某每到官即以此法曉諭定要如此如諸縣  
發簿曆到州亦使磨底磨得子細審底審得子  
細初間吏輩以為無甚緊要在潭州押下縣簿  
付磨筭司及審計司限到三兩日却不見到根

究出乃是交點司未將上即時決兩吏後來每  
每如限雖欲邀索也不敢遷延縣道知得限嚴  
也不敢邀索如此等整頓幾件自是省事此是  
大綱紀

某為守如遇支給官員俸給預先示以時日到此  
日只要一日支盡更不留未支這亦防邀索之  
弊看百弊之多只得嚴限以促之使他大段邀  
索不得

勉齋問曰有繼母不恤其前妻之子父為其任其  
子貧窶不能自活哀鳴于有司有司以名分不  
便只得安慰而遣之竟無如之何曰這般所在

當以官法治之也須是這後世責成若更難  
間前妻之子不存活他定須痛治因云程先生  
謂舜不告而娶舜雖不告堯當告之矣堯之告  
之也以王法治之而已又云昔為浙東倉時紹  
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脚夫擅用其  
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  
便却之徑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  
委楊敬仲敬仲深以為子訴母不便某告之曰  
曾為其父思量否其父身死其妻輒棄背與人  
私通而敗其家業其罪至此若不與之根治則  
其父得不銜究於地下乎今官司只得且把他

兒子頗在一邊渠當時亦以為然後竟拖延畢  
竟他終不以為然某後去官想休了初追之急  
其接脚夫即赴井其有罪蓋不可掩

某人為太守當見客日分先見過客方見同官及  
寄居官人問其故曰同官有稟議待商量區處  
頗費時節過客多是略見即行若停軋在後恐  
妨行色此事可法

禮書已定中間無所不包某欲作一科舉法今之  
詩賦實為無用經義則未離乎說經但變其虛  
浮之格如近古義直述大意遂立科取人以易  
詩書為一類三禮為一類春秋三傳為一類且

如子年以易詩書取人則此前二年舉天下皆  
習此三經卯年以三禮取人則前此二年舉天  
下皆理會此三禮午年以春秋三傳取人則前  
此二年又舉天下皆理會此春秋三傳如易詩  
書稍易理會故先用此一類取人如是周而復  
始其每舉所出策論皆有定所如其書出論某  
書出策如天文地理樂律之類皆指定令學習  
而用以為題葉味道云此法若行但恐卒未有  
考官文公曰須先令考官習之

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  
分之後計其所費知是無日不用兵也

文公因說慢令致期謂之賊云昔在同安作簿時每點追稅必先期曉示只以一幅紙截作三片作小榜徧貼云本廳取幾日點追某鄉分稅仰人戶鄉司主人頭知悉只如此到限日近時納者紛然此只是一箇信而已如或違限遭點定斷不恕所以人怕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憐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且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知死者之為無辜如此則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飢荒為盜之屬猶可以情原其大小輕重而處

之  
今人獄事只管理會要從厚不知不問善惡是非只務從厚豈不長姦惠惡大凡事付之無心因其所犯考其實情輕重厚薄付之當然可也若從薄者固不是只云我要從厚則此病所係亦不輕某在長沙治一姓張人初不知其惡如此只用所犯追來久之乃出頭適有大赦遂且與編管後來聞得此人為惡不可言人只平白地打殺不問門前有一木橋問販者自橋上過以拄杖拄其橋必捉來吊縛此等類甚多若不痛治何以懲戒公等他日仕宦不問官大小每日



詞狀須置一簿帶字號錄判語到事亦作一簿  
發放文字亦作一簿每日必勾了號要一日内  
許多事都了方得若或做不辦又作一簿記未  
了事日日檢點了方不被人瞞了事今人只胡  
亂隨人來理會來與不來都不知豈不誤事  
文公因言耿守作浙漕時有一榜在客位甚好說  
用攷課之法逐州縣官不許用援有績可攷自  
發薦章如攷課在上挾貴者即降從次等  
有人言賑濟利害文公因曰今賑濟之事利七而  
害三則當冒三分之害而全七分之利必欲求  
全恐終與所謂利者失之矣

為政如無大利害不必議更張議更張則所更之  
事未成必闕然成紛擾卒未已也至於大家且  
假借之故子產引鄭書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  
問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  
竟無策就使臺官果用其言陳於上前雖戒教  
州縣不過虛文而已文公曰今天下事只礙箇  
失人情便都做不得蓋事理只有一箇是非今  
朝廷之上不敢辨別道是非如宰相固不欲逆  
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  
是非者在朝廷又擇其不敢言之甚者為臺諫  
習以成風如何做得事

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聘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姚崇擇十道使惠未得人范淳夫唐鑑貶之唐鑑議論大段好欠商量處多范文正富文忠當仁宗時條天下事亦只說擇監司為治只此是要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叅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擇具寮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須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箇監司學者因舉陸宣公之言

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十百具寮文公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或問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弟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傲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聚落亦可以代今粉壁所書條禁馬子嚴見文公言近有人作假書請托公事者曰收假書而不見下書之人非善處事者舊見吳提刑逵公路當官凡下書者須令當廳投下却

將書於背處觀之觀畢方發付其人令等回書  
前輩處事詳密如此又某當官時有人將書  
來者亦有法以待之須是留其奧湯當面拆書  
若無他方令其去  
李椿年行經界先從他家田上量起今之輔弼能  
有此心否

問今之神祠無義理者極多若當官處於極無義  
理之神祠雖係敕額允禱祠祈雨之類不往可  
否文公曰某當官所至須理會一番如儀案所  
具合禱祠神祇有無義理者使人可也  
或問為政者當以寬為本而以嚴濟之曰某謂當

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曲禮謂蒞官行法非禮  
威嚴不行須是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  
而以是為寬則非也

有一朋友作宰通監司等書先說無限道理陳公  
亮作帥謂之曰若要理會職事不須如此迂闊  
某以為名言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其謂壞子這箇寬字  
文公因說劉子澄好言家世曰某在南康時有一  
子弟騎馬踏損人家小兒某訊而禁之子澄以  
為不然某因講西銘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  
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

主兼這一等人遂痛責之大抵人不可有偏倚處

法家者流往者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耻為法官更相循習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假法以求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某南康臨罷有躍馬于市踏小兒將死某時在學中令送軍院次日以屬知錄晚過解舍知錄云

早上所喻已拷治如法某既而不能無疑於其說回至軍院則其冠履儼然初未嘗經拷掠也遂將吏人及犯者訊次日吏人杖脊勒罷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折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說西銘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所陷溺一至于此特文公因出謁回取吏

杖之譙樓下云

吳茂實云政治當明其號令不  
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  
所謂號令者徒牆壁耳與其本  
治孰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  
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  
忍為心言經界及此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  
都不理會

因論監司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信許一次受  
學者曰有亦亦及以量受文

不會受

黃勉齋言辛幼安帥湖南賑濟榜文只用八字曰  
劫禾者斬閉糴者配文公曰這便見得他有才  
此八字若做兩榜便亂道又曰要之只是籠法  
銓擇之法只好京官付之監司選人付之郡守各  
令他隨才擬職州申監司監司申吏部吏部長  
吏審察聞奏下授其職却令宰相擇監司吏部  
擇郡守如此則朝廷亦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  
人

陳亮同父謂今要得國富兵強須是分諸路為六  
段六曹尚書領之諸州有事只經諸曹尚書奏

裁取旨又每一歲或三歲使一巡歷庶幾下情  
可達文公曰若廣中西川之類使之巡歷則本  
曹必有廢弛之患陳曰劇曹則所領者少若路  
遠則兵工可為也文公曰此亦是一說  
監司薦人後犯贓罪須與他鑄三五資正郎則降  
為員郎員郎則降為承議郎以下若已為侍從  
或無職名可鑄則鑄其俸或一郊不與奏薦如  
此方始得他痛恁地也須怕今都不損他一毫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丈公路云他作縣不敢  
旬假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  
添得繁劇則多踈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恢復之計須是自家喫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  
十年多做三十年豈有安坐無事而大功自致  
之理哉

某嘗謂恢復之計不難惟移浮靡不急之費以為  
養兵之資

壽皇合下若有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共甫再為潭帥律已愈謹馭吏愈嚴某謂如此方  
是

今諸路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  
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  
為之奈何彼固不足恤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

前輩謂是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  
一是帥臣子弟曾諳習邊事者此最有理或謂  
戎幕宜用文臣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  
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後任  
不可泛濫也

某嘗謂今做監司不如做州郡做州郡亦如做一  
邑事體却由自家監司雖大於州州雖大於邑  
然事都被下面做翻了上面如何整頓

蜀遠朝廷萬有餘里擇帥須用嚴毅素有威名足  
以畏壓人心則喜亂之徒不敢作矣

為稅官若是父兄宗族舟船過只得稟白州府請

別委官檢稅豈可直拔放去所以祖宗曾立法  
許相回避 又曰臨事須是分毫莫放過如某  
當官或有一相識一親戚之類如此越自分明  
不肯放過

屯田須是分而屯之統帥屯某州總司屯某州漕  
司屯某州屯田即以戶部尚書為屯田使使各  
考其屯之多少以為殿最則無不可行者今則  
不然每欲行一文字則經由數州僉押各相牽  
制事何由成

吾輩今經歷如此異時若有尺寸之柄而不能為  
斯民除害去惡豈不誠可罪耶某嘗謂今之世

姑息不得却直須共他理會庶幾善弱可得存立

辛亥歲文公在臨漳正月十三日下學坐定職事講書畢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其自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知得學校底蘊遂欲留意學校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見他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數人入學欲同表率使士人識些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仰體朝廷教養作成之美意不謂作之不應弄得來都没合殺了教授受

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容許多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了官物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而今都寡廉鮮耻了雖能文要何用其雖不肖亦為諸君耻之

或謂諸公論置二大帥以統諸路之帥如何曰不消如此只是擇得一箇人了君相便專意委任他却使之自擇參佐事便歸一今若更置大帥以監臨之少間必有不相下之意徒然紛擾須是得一箇人委任他聽他自漸漸理會許多軍政將來自自有調理



論財賦曰財用不足皆起於養兵十分八分是養兵其他用度只在二分之一之中古者刻剝之法如本朝皆備所以有靖康之亂已前未有池揚江鄂之兵止張宣撫兵其人兵今增添許多兵合當精練禁兵汰其老弱以為廂兵

胡侍郎言吏人不可使他知我有恤他之意此說極好又曰小處可恤大不可恤

勉齋言廖子晦作宰不廷參當時忤了上位但此一節最可服曰廷參底不是然待上位來爭到底時也不是

黃仁卿將宰萬安論及均稅錢曰今說道稅不出

鄉要之稅有輕重如何不出鄉得今若是教稅不出州時庶稍均得文公曰稅不出鄉只是古人一時間尋得這說去防那一時之弊而今耳裏聞得却把作大說話但只均稅錢也未盡須是更均稅物方得且如温州納稅一錢可以當此間十錢如今須是均那稅物 又曰往年在漳州見有退稅者不是一發退了謂如春退了稅後秋又要退苗却不知別郡如何然畢竟是名目多後恁地據某說時而今只是教有田底出米有地底出絹只作兩鈔官司亦作一倉一場如此百姓與官司皆無許多勞穰

三十年一番經界方好又曰元稹均田圖惜乎不見今將他傳來考只有那兩疏却無那圖然周世宗一見而喜之便欲行想見那圖大段好嘗見陸宣公奏議後面說那口分世輩其纖悉畢盡古人直是恁地用心而今人若見均田圖時也須是只把作鄉司職事看了定是不把作書讀而今如何得有箇陸宣公樣秀才

文公曰林勳本政書每鄉開具若干字號田田注人姓名是以田為母人為子說得甚好

而今史官不相總統只是各自去書書得不是人亦不敢改更是他書了亦不將出來據他書放

那裏知他是與不是便是他今雖有那日曆然皆兼官無暇去修得而今須是差六人鎖放那裏教他專一去修方得如近時作那高宗實錄却是教一人當一年這也不得且如這一事項在去年尾在今年那書頭底不知尾那書尾底不知頭都不成文字而今如立傳某常時來看說得詳底又都只是寫那行狀其略底又恰如春秋樣更無本末可致或有差除去了底這一截又只休了如何地稽考據某書來須合分作六項人管一事謂如刑事便去關那刑部文字看他那用刑皆有年月恁地把來編類便成次

序那五者皆然俟編一年成了却合欵來如元年五月一日有某事這一月內事先後便皆可見且如立傳他那日曆上薨卒皆有年月在這當印板行下諸州索那行實墓誌之屬來却令運司更即這一人督促史院却去督促運司有未到底又割下去儘來恁地便編得成箇文字而今實錄他門也是將日錄做骨然却皆不曾着實用心有時考不得後將一牒下州縣去討那州縣不成也不管恁地如何解有理會一朋友言某官失了稅簿曰此豈可失了此是根本無這箇後如何稽考所以周公建官便皆要

那史所謂史便是掌管那簿底今世產賦百弊砧基薄只人戶私本在官中本天下無一處有稅賦本末更無可稽尋處

福建賦稅猶易辦浙中全是白撰橫斂無數民不聊生丁錢至有二千五百者由此人多去計會中使作宮中名字以免稅向見辛幼安說糞船亦插黃旗子某初不信後提舉浙東親見其事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催夏稅其怪之以為催稅只一般何爭夏稅從而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為是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重苦蓋始者一疋官支得六百錢後來變

而令人先納絹後請錢已自費力了後又無錢  
可請只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其數  
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坐之一番當後則為之困  
矣故福建不如江西江西不如江東江東又不  
如浙東浙東又不如浙西越近都越不好  
某嘗謂而今江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些少  
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後放教寬  
着如此時便是小太平前輩嘗言本朝稅輕於  
什一而今何啻數倍緣上面要許多用今縣中  
若省解小月梧州府定來打罵某在漳州解發  
銀子折着星兩運司也發文字下來取被某也

不能管得判一箇可發一笑字聽他門自去理  
會

伊川先生嘗言要復井田封建及晚年却言不必  
井田便也是看破了今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  
屬論得來太過也是行不得漢初要封建後來  
便恁地狼狽若使如主父偃之論天子使吏治  
其國而內其貢稅如此便不必封建也得今且  
把一百里地封一親戚或功臣教他去做其初  
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未必皆賢若有一箇  
無稽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君只坐視  
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何況人也自不肯

去今且教一箇錢塘縣尉封他作靜江國王鬱  
林國王他定是不肯去寧是作錢塘縣尉唐時  
理會一番襲封刺史人都不肯去符秦也曾如  
此來人皆戀京師快活後都不肯去却要遣人  
押起這箇決是不可行若以大勢論之聖人封  
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害多而利少  
林擇之說今之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太學  
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曰太  
學真箇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何在向見陳魏  
公說亦以為可罷

文公因說禮讓為國章良久嘆息曰今日不能制  
民之產已自不是民自去買田又更去收牙稅  
是甚說話古人禁民聚歛今却張官置吏惟恐  
人不聚歛如此却何以責人廉遜

文公曰其在漳州有訟田者契數十本自崇寧起  
來事甚難考其人將正契藏了更不可理會其  
但索四畔衆契比驗四至昭然及驗前後所斷  
情偽更不能逃者

嘗有官人斷爭田事被其撥了案其官人却來那  
穿款處考出

壽皇初要令官戶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遂  
大書保正蔣希後來此令竟不行

或病訟牒之多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則愈見多事而今抹荒甚可笑自古抹荒只有兩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飢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東邊遣使去賑濟西邊遣使去賑濟只討得逐州幾箇紫綾冊子云某處已如何措置某處已如何經畫元無實惠及民因問向來先生措置如何文公曰亦只是討得紫綾冊子更有何策

為學是自博而反之約為治是自約而到其博問差役雇役孰優曰互有得失今所謂雇役便者

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着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作他衙前少間庫厨却教他管他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如祖宗時却有坊場河渡以補之謂之優重也

客有說社倉訟事曰如今官司鶻突無理會委送官屬不知可否更無分曉某在潭州時州中僚屬朝夕相見却自知得分曉只縣官無由知得後來區處每月版帳錢令自輪次解來當日留住試以公事又怕他鶻突寫來却為立下格式

云今蒙使府委送某事如何一某人於某年某月日於某處理某事某州如何斷一又於某時於某處再理某官如何斷一某今看詳此事理如此於條合如何結絕如此人之能否皆不得而隱

今科舉之弊極矣如鄉舉里選之法此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着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夾出題目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

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之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庶幾矣

頃嘗欲因奏對言一事而忘之諸州軍兵衣絹或非本州所有則以上供錢對易於出產州軍最為煩擾如潭州舊與信處二州對易每歲本州為兩州抱認上洪錢若干盡數解納而兩州絹絕不來太守歲遣書饋懇請恬不為意或得三分之一間發到一半極矣然絹紕薄而價高常恐軍人怨詈喊噪以錢貼支始得無事歲以為苦興化取之台州更是回遠此事最不難理會

如漳州不出綃信處二州有之何不令兩州以所合發納上供錢輸綃左藏只令漳州以錢散軍人豈不兩便軍人皆願得錢蓋綃價每三千省而請錢得五千省故也此亦當初立法委曲勞攘之過改之何妨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刺史如今之監司專主按察至漢亦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吏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

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刑獄則刺史總之猶重諸判官之權資叙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不肯發則許判官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昏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事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得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侵擾耗蠹之弊乎 問今之主管資格亦視通判文公曰然但權輕不能有所為



只得奉承運使而已若分為判官俾得專達則其權重而監司亦不敢妄作矣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

今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倖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

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事多減等是乃賣弄條法而受賕者耳初何欽恤之有今之律令謂法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塗以生之惟獨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而今官員不論大小盡不見客敢立定某日見客某日不見客甚至月十日不出不知甚麼條貫上如此是禮乎法乎可怪不知出來與人相應接少頃有甚辛苦處使人之欲見者等候不能得見或有急幹欲去有甚心情等候欲吞不可欲吐不得其苦不可言此等人所謂不仁之人

心都頑然無知抓着不痒搔着不痛矣小官下  
位嘗被上位如此而非之矣及至他榮顯又自  
不知矣因言黃漕每日先見過往人客了然後  
請職事官相見益恐幕職官稟事多時過客不  
能久候故也其在潭州見前後初一十五例不  
見客諸司皆然其遂破例令皆相見又文公在  
潭州每日一詣學士人見於學中官員見於府  
署

平易近民為政之法

當官文書簿曆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

前輩檢驗皆有書當官者不可不知極多樣

彭仲剛子復作台州臨海縣理會役法甚善朝廷  
措置役法看如何措置終是不公且如鄉有寬  
狹寬鄉富家多狹鄉富家少狹鄉富家斬斬自  
其定一被應役無不破家蕩產極可憐憫彭計一  
縣有幾鄉鄉有闊狹其鄉多富家其鄉少富家  
却中分富家以界兩鄉令其均平其有不均處  
則隨其道里遠近分割裨補令其恰好人甚便  
之雖非法令之所得為然使民宜之亦終不得  
不變也

役法所在不同看來只用倍法若產錢滿若干當  
為保正外又計其餘產滿若干當為保長若產

錢倍多則兩番為保正如此則無爭又有所在  
利於為保正不利為保長者非通四方之風俗  
情偽如何了得

今之為相者朝夕及精神於應接書問之間更何  
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遂以此為相業有一人  
焉略欲分別善惡杜絕干請分諸闕於部中得  
以免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  
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乃是大拙無有能以  
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  
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只有一箇正其誼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

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

溫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公三項云訪及諸君若  
觀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  
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  
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  
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  
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  
名凡干身訖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  
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  
做處

有旨令諸縣造船召匠計之所費甚鉅有請教於

張直柔者張曰此事甚易可作一小者計其丈  
尺廣狹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知後所費十  
減三四也齊集城亦先自築一井計其所費亦  
用此法

晦菴先生語錄類原卷之六



